

东瀛
美

文苑

Léonard Foujita

藤田嗣治

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

刘柠 著



Léonard Foujita

藤田嗣治

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

刘柠
著

东瀛
之美

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藤田嗣治 巴黎画派中的黄皮肤 / 刘柠著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4.1

(东瀛之美文库)

ISBN 978-7-5474-1069-1

I. ①藤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藤田嗣治 (1886~1968) — 评传
IV. ①K833.1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77854号

项目统筹 徐峙立

责任编辑 怀志霄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

8.5印张 258幅图 160千字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4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● 永远的「异邦人」

引子：唯一的黄皮肤 002

『舶来』少年，立志丹青 004

到巴黎去！ 013

蒙巴纳斯的『希腊人』 016

一战的阴云·伊冯娜 024

巴黎的宠儿·瑶姬 033

两度归国·君代·《秋田的行事》 058

二战·从军画家·『彩管报国』 081

战后·永别日本 101

回到第二故乡·吉吉之死 115

126 归化・皈依

137 隐居・最后的工作

157 ● 嗣治的艺术

158 青涩的登场（1910～1920）

162 巴黎成名（1921～1929）

178 战前游历：日本・美洲・亚洲（1929～1940）

188 战时归国（1940～1949）

193 战后赴法定居（1949～1959）

220 从『嗣治』到『列奥纳多』（1959～1968）

241 ● 藤田嗣治年谱

258 跋



永远的「异邦人」



引子：唯一的黄皮肤

巴黎，现代艺术的摇篮。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，从右岸的蒙马特（Montmartre），到左岸的蒙巴纳斯（Montparnasse），塞纳河水汨汨流淌出印象主义、后印象主义、新印象主义、野兽派、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等法兰西本土的现代艺术潮流，哺育了何止一代艺术巨匠，甚至对意大利未来主义、德国表现主义、俄国结构主义和荷兰风格派等域外艺术思潮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。对躬逢其盛的众多外国艺术家来说，巴黎，是一席“流动的盛宴”（欧内斯特·海明威语）。“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走到哪儿，她都与你同在”，因为“巴黎永远没个完”。

艺术家与巴黎如影随形的关系，催生了西方艺术史上绝无几有的不以风格命名，而以地名为称谓的艺术流派——巴黎画派（École de Paris）。兴许是由于这个流派持续时间过长、大师云集、被媒体过度曝光的缘故，近百年来，关于“巴黎画派”的定义，始终莫衷一是。笔者手头的《艺术与艺术家词典》^{〔1〕}解释为：“指

〔1〕 《艺术与艺术家词典》（*Dictionary of Art and Artist*）：〔英〕尼古斯·斯坦戈斯编纂，范景中主编，刘礼宾等翻译，三联书店2010年10月版。

二十世纪前四十年聚集在巴黎的现代主义艺术家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其他国家。”几种欧美流行的艺术教科书上，则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解释：狭义说认为，所谓巴黎画派指191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渐次形成，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解体的，一群与现代绘画主流毫无关系的异国画家的总称；而广义说则把视界放宽至二战后，对象包括那些晚近活跃于巴黎画坛的、被称为“巴黎画派第二代”的异国画家。

无论狭义还是广义，其共通特征有二：一是“非主流”——这群在今天看来，即使以最严苛的标准，亦可毫无愧色地跻身“主流”大师行列的大腕们，当时却是为主流艺术体制所排斥的一群，是不折不扣的非主流；二是“异邦人”——虽然是法国的艺术流派，但成员却绝少有法国人，多系来自欧美诸国的犹太人（以东欧居多），几乎是清一色的白种人。如果以广义的巴黎画派而论，“非我族类”的黄种人画家也许还应该包括中国的赵无极、潘玉良和常玉；但就狭义而言，巴黎画派中唯一的黄皮肤，则非日本的藤田嗣治莫属。毕竟，藤田是从1910年代开始，就在蒙巴纳斯跟毕加索、莫迪里阿尼、基斯林、夏加尔、曼·雷等一干人一路“折腾”过来的“老炮”。



“舶来”少年，立志丹青

藤田嗣治（Tsuguharu Foujita），1886年（明治十九年）11月27日出生于东京都牛込区（现新宿区）新小川町。父藤田嗣章是一名陆军军医官，后官至帝国陆军军医总监，这个职位的前任者是明治时期的文豪森鸥外^[1]。母名政，出身于房州长尾藩（今山口县周南市）一个古老的士族家庭，是台湾总督、陆军大臣儿玉源太郎的四小姐。与嗣章结婚后，其显赫的家系由丈夫继承。

嗣章夫妇膝下有四个子女，长女喜久子、次女康子与长子嗣雄^[2]、次子嗣治年龄相差很远。作为老幺，嗣治备受父母宠爱。可好景不长，嗣治四岁时，母撒手人寰，年仅三十四岁。母亲的早逝，在嗣治幼小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弥合的创伤，乃至日后嗣治曾取“唐璜”的别号，自觉与舍命穷追“色道”的光源氏^[3]有内在的相通之处，未尝不是对幼时丧失母性温暖怀抱的

〔1〕 森鸥外（Mori Ougai, 1862 ~ 1922）：生于岛根县津和野町，原名森林太郎。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，后留德四年。陆军军医总监。明治、大正时期的小说家、评论家、翻译家、剧作家，一战后，与夏目漱石并称文豪。代表作有小说《阿部一族》《高濂舟》等。

〔2〕 藤田嗣雄（Tsuguo Fujita, 1885 ~ 1967）：藤田嗣治的胞兄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，法学家，上智大学教授。著有《明治军制》《明治宪法论》等。

〔3〕 紫式部的长篇小说《源氏物语》中的男主人公，生于京都，意为“光辉闪耀的美丽的源氏”，而不是姓“光”。光源氏在全书五十四帖中，从第一帖《桐壶》开始登场，直到第四十帖《幻》。



母堂まささん



左：藤田嗣治的母亲

右：藤田嗣治（右）与兄长嗣雄

某种心理补偿。

父不久再婚，继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可嗣治却已无法适应别人的怀抱，便随已出嫁的大姐喜久子一起，在其夫芦原家生活。喜久子的夫君芦原信之出身于东京的士族世家，跟岳丈一样，也是职业军医，后成为藤田嗣章的副官。嗣治在大姐家一住八年，直到小学毕业升中学时，才回到父亲在大久保的新家。

孩提时代的嗣治个头矮小，外表文弱，可骨子里却有种倔强的气性。四五岁时，被一位陌生的军人逗乐子：“你小子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嗣治立马拉下裤子，坦然自证道：“俺还不是和制的，是舶来的。”一介垂髫，居然口口声声以“舶来”这种大词自况，虽说不是对其含义精确把握基础之上的表达，却微妙



藤田嗣治（左二）与大姐喜久子（左一）、二姐康子（右一）和兄长嗣雄

地折射了明治中后期日本社会西洋崇拜的风气之盛。如果联系到日后，不仅绘画和女人，甚至连画家的国籍和宗教都变成了“舶来”的话，那么这则佚话倒未尝不是一个绝妙的隐喻。

兴许是继承了母方艺术血脉的缘故（嗣治的外祖母是一位南画家^{〔1〕}），嗣治相当早便表现出丹青的才能。不仅是绘事本身，观察能力和对造型的记忆力也堪称卓异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跟小伙伴边走边看街头商店橱窗里的陈列，一到家，便把外国饼干桶上的图案描画下来；家里来了女性访客，嗣治在边上若无其事地

〔1〕 南画，亦称南宗画，是传统中国画的一种形式，以唐代诗人画家王维、宋代米芾为代表。日本自江户时代中期始称南画，亦称文人画。有强调作者的精神性而无视技巧的倾向。

看两眼，就把客人的姿容及其所穿和服的纹样花色画出来，拿给客人看，每每博得满堂喝彩。

当然，要说艺术的“师承”，嗣治最初的老师应该说是德川时代的版画，从葛饰北斋到为永春水，都曾用心临摹。少时习作中，还有对日清战争^{〔1〕}的描绘：军官骑着高头战马，士兵有的举旗，有的扛大炮，有的吹军号……1900年秋天，巴黎万国博览会开幕，日本政府积极参与，以提升“软实力”。嗣治的一幅水彩画被选中，作为日本中学生的代表作品（彼时嗣治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附属学校），送到日本馆展出——这应该是画家藤田嗣治最早的参展作品。

不过，长于绘画的嗣治，其他功课成绩平平，特别是算数，简直是一塌糊涂。对他来说，学画、当画家是顺理成章的，甚至是唯一的选择。可学画是最花银子的事，没老爹的支持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而藤田嗣章作为军医官，且一路做到了军医界的最高境界，自然希望子承父业。日语中有所谓“四怕”：地震、打雷、火事和老爷子。对嗣治而言，这最后一怕，要远甚于前三者。因年幼失恃，长年寄居在姐姐家，一身挺括的将军服的父亲在嗣治眼中，就是权威和社会等级的象征。原本就对老爹就心存畏念，更没有撒娇央求的经验，为达成学画的宏愿，嗣治居然修书一封：

〔1〕 日本对中日甲午战争的称谓。



我想当一名画家。请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吧。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！

这应该是嗣治生平头一次提笔写信，甚至早于情书。嗣治把信封好，贴上邮票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投进了大久保百人町街头的邮筒。

当天晚上，信被邮差送到了藤田嗣章家。嗣治亲眼看着父亲在台灯下读完了信。待了很久，他被叫进屋。父亲并不说话，随手递过来一个白信封，信封上写着三个字：嗣治殿。嗣治战战兢兢地拆开信封，见内有崭新的十元钞票五张。当时的十元，是什么概念呢？夏目漱石在1906年发表的小说《哥儿》^{〔1〕}中曾经写道：“其后，在某人的周旋下，（哥儿）成了街铁^{〔2〕}的技术员。月俸二十五元，房租是六元。”

嗣治原本已作好了挨一通劈头盖脸的话语暴力的心理准备，不成想不仅得到老爹的首肯，而且还意外地捞到了“第一桶金”，竟兴奋得夙夜难眠。翌日一大早，便飞也似的跑到神田的画具店，买了一堆长久以来梦寐以求的画具画材。回到家的头一件事，

〔1〕 即长篇小说『坊ちゃん』。

〔2〕 “东京市街铁道株式会社”的简称。1903年设立，1906年与“东京电车铁道・东京电气铁道公司”合并，成为“东京铁道株式会社”。

就是临摹家里的德国饼干桶上的装饰图案，此乃嗣治油画习作第一号。

出于对绘画的热爱，中学时代的嗣治狂热地迷恋、憧憬法国，四年级时，开始偷偷地去晓星夜校修习法语。

关于儿子的教育问题，嗣章曾向自己的上司森鸥外当面讨教，因为森自己既是文学家，对艺术有精深的研究，年轻时也曾有过留洋的经历。森建议说，鉴于日本画坛的种种情况，赴法留学之前，最好能让孩子先在日本的美术学校里接受一下熏陶。

中学毕业后，1905年4月，嗣治如愿以偿进入东京美术学校^[1]预备科；9月，升入西洋画本科。西洋画科的主任教授黑田清辉^[2]早年留法，师事外光派大师R.柯林，是公认的油画权威。外光派主张走出画室，在户外的自然光下创作。作为日本外光派第一人，黑田讨厌使用黑色，连阴影都用紫色来表现，并要求弟子严格遵循，不可越雷池半步。对此，嗣治颇不以为然，仍我行我素。在毕业作品《自画像》中，嗣治刻意不加节制地使用黑颜料，结果被黑田点名批评，分数自然不高——在三十名学生中位列第十六。

虽说嗣治跟老师合不来，但在同学中人缘却不赖。同级生

[1] 即今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，成立于1887年，是日本艺术的最高学府。

[2] 黑田清辉（Seiki Kuroda，1866～1924）：西画家。生于鹿儿岛县。1884年赴法学法律，后改攻美术，师从学院派画家R.柯林。1893年归国。1894年与久米桂一郎创设画塾“天真道场”。1896年结成“白马会”，同年开始在刚刚成立的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执教。



藤田嗣治的毕业作品《自画像》（油彩／画布，59.0×43.5cm），
1910年，藏于东京艺术大学。



《恋人们和鸽子》(水彩/纸, 35.5×48.0cm), 1917年, 私人藏。



中有冈本太郎^{〔1〕}的父亲冈本一平和池部钧、田中良等人，个个都是个性张扬，不甘于被传统日本画坛的条条框框所束缚，而“旁逸斜出”至漫画、舞美设计等领域的怪才。嗣治成绩平平，但兴趣广泛。美校位于上野一带，在校园后面的小街上，常有清元^{〔2〕}表演，嗣治不仅去听戏，而且一招一式地跟着师傅学。银座一带的剧座也常来常往，戏是着实没少看。号称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歌麿，还净往吉原^{〔3〕}跑。

毕业后，嗣治与一帮朋友一道，一边做帝国剧场的舞美和背景设计，一边为参加文展（即文部省美术展览会）作准备。但连续三年挑战文展，三年均落选，盖因该展事的审查委员是黑田清辉教授。失意中，嗣治去房总半岛旅行、写生，在海滨邂逅女校教师鴫田登美子，坠入情网。在房总，他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，请求父亲同意他与登美子的结合：“如果不能与自己喜欢的女性互为伴侣的话，活着没有意义。”又经过半真半假的私奔等桥段，两人终于1912年（大正元年）结婚，在嗣治父亲家附近赁屋而居。

〔1〕 冈本太郎（Taro Okamoto, 1911 ~ 1996）：西画家、雕刻家。东京人。父亲是漫画家冈本一平。从东京美术学校中退，随父母赴法，开始接触抽象派和超现实主义。1940年归国。1948年结成“夜之会”。代表作有大阪世博会的标志物《太阳塔》（1970年）。著作有《日本的传统》。

〔2〕 清元节的简称，日本民间曲艺净琉璃的一种。

〔3〕 江户时代于江户城郊外开辟的欢乐街，集中了大量幕府公认的游女屋、娼寮。位于现东京都台东区千束四丁目一带。战后至今，仍有一部分风俗营业设施集中于此，但作为花街，则已式微。